

〈西線無戰事〉

0.

我曾在海巡當兵。末代義務役的我，工作簡單，只要死盯海面，數海面有幾艘船，報給左右鄰哨看到的目標。上哨最常說的是：「海面無目標，請問貴台是否抄收，感謝貴台。」

我跟一群朋友夜遊東岸到七星潭撿漂流木生火。當車開近海岸旁的停車場，不久我還在海巡署服役，如今，退役快半年，自從退伍以後，北上讀碩士，沒什麼機會回到有海的地方。

相隔半年看到同樣的景色，一度以為我穿的是亮橘色的安檢服。看到海上光點，就會目測距岸幾海浬的漁船，然而，現在只是一群混小子半夜睡不著頂冷風跑來海岸鬼混。

有人點菸，有人開手電筒照路，一邊走一邊撿地上的漂流木，我向朋友提海巡的日子，長官要我背誦居民撿拾漂流木的處理作為，當然，從來沒遇過這檔事，就算海岸有民眾亂撿漂流木，只是睜一隻眼閉一隻，背給長官聽的，沒有背熟，就要像小學生一樣抄寫或罰站。

半夜帶暈意上哨經常看到岸邊有人拿手電筒亂晃，燈光搖曳，跟退潮的浪緩緩退後，當時我抽菸，拿探照燈往岸邊搖曳，彷彿聽見擺動光影的石子發生聲音。

回到台北，我拚當時軍中同袍說的高學歷碩士，退伍前同袍經常對我說：「現在的景氣這麼差，外面的世界會好過一點嗎？」

我語帶保留，什麼也不確定，只是不想待在這度過天亮。或許學長在上哨時拿去外面偷買的啤酒分給我一起喝時，也曾經想過，外面的世界會好一點嗎？

退伍後經常想起這片海，有時是擠滿漁船散發的光點，有時什麼也看不見，只有海，有時看見月光反射海上，會為自己看到的景色感動，當然左右鄰哨上哨的同胞，挨著同樣的風景，直到天明，剩下老人散步，海上的漁船隨著天色有了明辨的輪廓。

1.

朋友要我放音樂，有的待在剛找到的據點，被稱作據點不過是有前人在這裡用石頭圍繞一個圈罷了，一片烏漆麻黑的岩岸，只有浪聲，不時夾雜狗吠聲。

我先點一首任賢齊的傷心太平洋，這首歌是我在海巡最常聽的歌，歌很孤獨，尤其是對太平洋以外的大海。我偏偏是不會唱歌的人，從大學去 KTV 就顧吃跟聽歌。我在海巡擔任的工作是守望，顧名思義守望哨所，望向大海，上哨是一個人的事情，我經常在監視器照不到的地方，把音樂放很大聲，好像要跟風與海作對。

我執勤的安檢所位在西岸的小漁港，正面臺灣海峽，海的另一端是我爸開玩笑說海巡要防的對象，我們怕的是長管查勤，哪管對岸的動靜呢？尤其像我在執勤期間拿手機放歌或是抽菸睡覺，這幾點被長官看到可不是好受的，當然一開始哪敢？就乖乖站在執勤處所死盯海面以及岸邊，有一點風吹草動就會報備長官，長官一句不要什麼事情都大驚小怪後，我跟學長姐接哨，看到他們多半坐在椅子上滑手機看直播，學長只要抽菸，看到我會說：「學弟，來一根。」

接哨前我看海面有無數光點，亮的以為是在看星空，我問學長：「學長，你現在海面監視幾目標？」

他笑笑對我說：「海面無目標。當作什麼都沒看到，等天亮再詢問就好。」

接著我聽到左右鄰哨傳來：「海面無目標，請問貴台是否抄收，感謝貴台。」

我看對方掌管的海面有幾艘目標，我回道：「抄收，感謝貴台，告訴貴台，本台海面無目標，感謝貴台。」我跟學長對看一眼，發出同謀的微笑，把菸點燃，用力吐一口，菸吹散外頭的海。

於是，我什麼都沒看到，即使眼前一片漁船散發的光點，好像眼裡只有最原始從世界誕生就存在的大海。

2.

每個人都說海巡是爽缺，我新訓要抽籤分發單位前，我在手裡寫海巡兩個字，到現在也不確定抽中海巡是不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我被長管查勤發現上哨時偷帶手機時，手機的螢幕顯示任賢齊的傷心太平洋。我經過好一段時間才重新拿起手機重新點播這首歌。從此有一段時間，上哨變得沒有如此從容，安檢所的所長要我把長官的名字背得滾瓜爛熟，我到現在還記得當時查勤的長官名字，長官來要應付的報告詞也是，一時興起還能給大夥鬧得開心，哄哄大家。

眼前漂流木交叉疊放，朋友伸手拿打火機緩緩燒起，當火終將把濕透的漂流木點燃，手掌感到暖和，我們像原古的人為照亮洞窟裡的影子感到喜悅，一首歌放完接著又另一首，總跟海有關。

到東岸，天空星星很多，夜裡漂流木燒的旺盛，擱在岸的漂流木，成了灰，跟風浮沉。如今，我也抽菸，像當時一樣，只是無聊，為人生無聊而消磨像陀螺老是擱在原地打轉，靠在火身邊，只要風過來，臉龐的光就會晃啊晃，藏在黑暗中的臉龐就會在原地玩著捉迷藏。

一隻黑狗在消波塊上吠，火讓毛色漸漸有了跟著風掃過的輪廓。我走近，聽牠吠，想起當兵在靠海的哨所經常有一隻黑狗在半夜吠，學長要我把牠趕走，我趕牠，牠不走，我吼牠，牠不走，我踢牠，牠窩住身子不走，然後我抱著牠，牠身上爬滿蝨子。

牠依然在夜裡還是吠，跟著浪聲起伏，也已經沒有人要我趕牠了。

3.

軍中即將退伍的士官長很愛喝酒，醒來上哨還會因為喝酒引起痛風，連下床走路都像剛被車撞。我在軍中只要有酒來我就喝，應酬是一點，二來總有一種做壞事的痛快，好像多喝了一杯，就能在床上好睡一點。

我在軍中經常失眠，我用失眠的雙眼張開回憶過去，不是人生有多少的迷惘或悔恨，而是我有很可笑的想法，既然是活過的生命，應該能夠把所有的片段好好地記起來才對。

有時做很淺的夢，像黑夜的浪潮在我腳踝上，冰冷地徘徊，一推一往，每一次的淺夢，都混淆我對於過去和夢之間的差異。每一段曾經如此堅信的過去都變得模糊，像泡水的紙，飄散得變成透明的水母，我幾乎是沒有一夜能夠睡的，我鼓起所有黑夜，都好難把一切好好記起來。

我位在破舊且歷史悠久的分離哨，分離哨的空間很大，不久才復哨，有許多無人的空房，把每扇門打開，地下都爬滿馬陸，相隔幾天會發現牠們曲捲在地，彷彿以擁抱的姿態死去，過了幾天，卻又能看見幾隻馬陸死命地爬，好像生生死死反反覆覆地在古老的場域誕生。

正值寒流的雨天，外頭的風大的可怕，像頭頑強的巨獸往長青苔的窗戶猛撞。每一處牆面斑駁掉漆，我離開寢室前，天花板滲水進來，滴到我臉頰，冰冷的誤以為是我沒發現的淚光，淚光在寒流之下很快失溫。

4.

火逐漸熄滅，他們背對海看天空的星星，流星落下，就會激動地許起願來。我在上哨時倒是會因為有人漁港放煙花或是看見郊區的煙火而背對大海，面無表情，臉上閃爍繽紛的色彩，低頭看地上的影子，夜晚的浪潮激烈起伏，影子的顏色隨著煙花變換，一切慢慢被舉在高空的光火觸及的色彩給粉飾。

我剛進海巡跟我聊天的士官長，第一天跟我說：「來海巡值夜班的夜點費，那些錢多半是拿來看醫生的。」他的櫃子打開都是一罐罐藥物。輪班生活，沒有生活作息可言，有一次跟士官長值安檢勤務，安檢跟守望不一樣的是安檢是巡視漁港的動靜，而不是像守望一樣站在制高點拿著望眼鏡查看周圍。

士官長說只要風一吹就會痛，他用身體感受世界的運轉，體內每一吋骨頭的接合處吸收海的鹽份。他沒有讀大學，海巡剛成立就來報到，他說他說重考過一次大學，沒考上他要的，家庭因素，現實考量。

他說當初志向救人救到現在是在做假資料。漁民只要出港就能向政府申請油料補助，每一艘出去的船經常十分鐘不到就趕著回漁港，我們意思一下檢查漁獲，兩方不吃虧，都是表面功夫。

他站在我面前頂著全身的痠痛，被海風吹了大半輩子的男人跟漁民相互抱怨最近生活的不是。

「最近對岸污染太嚴重了，捕魚捕到的都是塑膠袋。」漁夫說。

「幹，整天應付長官講的屁話，所長幾歲？用這種口氣跟我說話，我帶過的兵都已經結婚生子了呢！」士官長說。

「要是有一天對岸打過來，希望能把我收編成公安就好。」我聽見士官長對漁夫這麼一說，我表情一驚，這種話真的可以對漁夫說嗎？士官長安慰我說：「沒要簽下去，有什麼事情忍一忍，生活很快就過去了。」他把菸遞給我，我有些抗

拒，他說：「兄弟，都自己人，別跟我客氣。」

有一天寢室碰到士官長喝酒，他拿一瓶台啤給我，我準備上哨，忙著推辭，他說：「不喝不給面子，要是你告發我怎麼辦？」

我一口喝完，然後把空酒瓶往大海裡丟。

5.

回程路上，剩下開車的朋友跟我清醒。他問我在海巡有沒有發生什麼怪事？我不知道他是真感興趣還是怕睡著。

我說：「我不知道這算不算是。」

「沒關係，你就說吧！」他看前方，手轉動方向盤，路顛顛，我們車中晃動，像浪拍醒寄居蟹的移動。

「我在半夜跟學長接哨，學長開探照燈打向漲潮的岸邊，跟我說他看到人影，要我注意，起初我每十五分鐘會特別注意一下，我卻發現人影逐漸往大海走，一點一點被吞噬，我將探照燈移向他的位置緩緩移動，最後連一點微弱的光影都沒有。」

他問：「最後呢？」

我說：「我不知道，我後來趴桌上睡著，起來什麼也沒看見。隔天學長沒問起他的下落，沒有相關新聞報導。好像就我惦記著，也可能只是夢，只是我把夢發生的事情想太真了。」

「就這樣？沒有後續嗎？」

「當時所有很多隱翅蟲在桌上爬，我後來發現雙手紅腫刺痛。」我說完，兩人哈哈大笑。

我朋友突然剎車，車內的人都醒了。他們齊聲問道：「發生什麼事情了？」

「有一隻黑狗在大路上趴著不動。」他說。

我們卡在路中央，沒有來車，黑狗對我吠，正當朋友伸手按喇叭，我要他等等，等黑狗走。我想起獨自走近大海的人的背影，隨著我手上的探照燈的游移，把晾在海面的影子拉的好長。